

联 合 国

大 会



安全理事会

Distr.
GENERAL



A/41/709

S/18401

14 October 1986

CHINESE

ORIGINAL: RUSSIAN

大会

第四十一届会议

议程项目 21、47、54、55、60、62、68、

126和 141

国际和平年

停止一切核武器试爆

防止外层空间的军备竞赛

关于立即停止和禁止核武器试验的大会

第 40/88 号决议的执行情况

全面彻底裁军

审查大会第十届特别会议通过的和建议

和决定的执行情况

审查《加强国际安全宣言》的执行情况

加强在国际关系上不使用武力原则的效力

特别委员会的报告

建立一个全面国际和平与安全制度

安全理事会

第四十一年

1986年10月14日

苏维埃社会主义共和国联盟出席第四十一届会议代表团副团长

给秘书长的信

谨随函附上10月12日苏联共产党中央委员会总书记戈尔巴乔夫在雷克雅未克举行的记者招待会的记录。

请将该记录作为大会决程项目21、47、54、55、60、62、68、126和141的正式文件和安全理事会的正式文件散发。

苏联出席联合国大会第四十一届会议
代表团副团长
彼得罗夫斯基(签名)

附件

1986年10月12日

苏共中央委员会总书记在冰岛雷克雅未克举行记者招待会的记录

1986年10月12日苏共中央委员会总书记米哈伊尔·戈尔巴乔夫在雷克雅未克为采访美苏会议的记者举行了记者招待会。

米哈伊尔·戈尔巴乔夫向记者发言：

女士们、先生们、同志们，你们好。

欢迎你们。

我同美国总统里根先生的会谈已于大约一小时前结束。会谈比我们预期长了一点。这是因为要谈的事情使会谈不得不加以延长。因此，我要向你们道歉，无法在预订的时间来到记者招待会。

你们都知道，会谈是在苏联领导人倡议下举行的。当然，如果里根先生不同意，会谈也不可能举行。因此我说，这是我们共同决定举行的会谈。

现在会谈结束了。有时有人那么说：在面对面的时候，你反而看不清对方的脸。我刚从会谈出来，我们在会谈中，尤其是最后阶段，有激烈的辩论。辩论的情景现在还呈现在我脑子里。但是我现不仅试图把我的印象告诉你们，而且还试图将会谈的过程提出一点头绪。然而这只是初步的印象、初步的评价和初步的分析。整个会议还待更实质性加以评价。

这是一个重要的会谈，当我说出它的内容及经过非常广泛、深刻和关切的讨论的问题后，你们自己就会认识到这一点。

会谈的气氛是友好的。我们有机会自由和无拘束地发表我们的意见。这使我们能够进一步了解世界政治的主要问题、双边关系、主要是世界大众特别注意的问题、和平与战争的问题和停止核军备竞赛，简而言之，关于这个问题的整个系列的复杂问题。

在直接谈及会谈本身的特性、讨论的内容，双方的提议及会谈的结果以前，我要向你们解释一下我们为什么会想到提议召开雷克雅未克会议。我是世界报刊的经常读者，这些天来我看到关于举行会谈的新闻引起多么广大的回响。

报刊中谈了许多关于苏共中央委员会总书记和美国总统。它们问：他们是否决定得太匆忙了？这种会谈是否有必要？谁向谁作了让步？谁赢了谁？等等。但是你们知道，我们向美国总统提议毫不延迟地举行会议的起因和他同意我们的邀请的决定是非是重要的。

我现在想回顾一下日内瓦的会谈，当时我们是第一次见面。那是一次重要的对话，现在经过一段相当长的时间，我们还是没有改变我们对日内瓦会谈的评价。如果你们记得，当时我们指出苏联和美国对维护和平负有特殊责任，并且共同指出，绝不可打核战争，核战争绝无胜利者。这是极其重要的声明。我们还说，任何一方不应寻求军事优势。

这也是很重要的一句话。

日内瓦会谈到现在已几乎一年了。苏联领导人始终忠于当时所作的承诺。从日内瓦回来以后，我们延长了暂停核试爆，延长到今年1年1日。到目前为止，我们的核试验场已静止了14个月——这难道不是我们忠于日内瓦协议和我们对和平的前途负责的证据吗？这并非是容易的决定，因为当时在内华达的试爆仍在继续，而且现在还在进行。1月15日，我们发表了一项重要声明，其中制订了在本世纪末消灭核武器的方案。

去年6月，华沙条约国家提出了一个在欧洲大规模裁减常规武器的重要综合方案。鉴于西欧国家和美国所表示的关注，这也是一个重要的步骤。

由于从契尔诺贝尔悲剧中所取得的教训，我们在维也纳原子能机构一次紧急会议上提出建议。这些建议的确被采纳了，你们也知道结果——这些结果很有前途。现在我们有一个国际制度，可以用来解决许多有关核电工程的安全问题。

换言之，在这段期间——我不认为我这样评价我们的政策是在夸大，因为我所

谈的都是事实而不仅是意图——我们已尽所能对核时代的一种新思想的崛起作出贡献。我们很高兴地指出，这种新思想也正在欧洲发芽。斯德哥尔摩会议的成功就是其中一个证据。

在这里，我大概应该停止列举我们按照我们同里根总统缔结的日内瓦协定的文字和精神所采取的各项具体行动。

然而，为什么需要雷克雅未克会议？我们提出倡议的动机何在？

事实上在日内瓦会议结束后不久，我们大家对世界局势发生巨大变化所怀有的希望就开始消失了。我认为这不是没有理由的。

在美苏谈判期间，谈是谈了不少，说不定是谈得太多，正如我昨天告诉总统，提出的各种各样的提案有50到100种之多。这一事实本身就使人怀疑所进行的谈判是否能产生成果。

如果只有一、两种，甚至三种提案，那就有可能将讨论的范围缩小一点，并将精力集中在寻找一些重要的方向，就有可能期望这种寻找能导致具体的协议和向各国政府提出的建议，……

但是在日内瓦，这一切都没有发生，虽然那里所讨论的是世界政治的重大问题，近来，谈判可以说是毫无生气，实际上是停滞不前。军备竞赛没有停止。越来越清楚的是，事态已发展到一个地步，军备竞赛的新的螺旋上升已成为不可避免，随着而来的是无可预测的军事和政治后果。

我已经提到，我们的重要倡议已从世界大众得到广泛的响应，但是却没有得到美国当局的适当了解。

局势已在恶化，世界各地已开始感到忧虑。我认为我可以毫不夸大地说——你们自己也在目睹——世界正处于混乱之中。

由于世界处于混乱，因此各国领导人，尤其是各大国，更尤其是苏联和美国应显示出可停止这种危险趋势的政治意志和决心。

因此，必须采取一些措施来停止这种发展。我们得出的结论是需要一种新的

推动力，一种将发展引到所要的方向的强大推动力。

这种推动力只能来自美苏两国领导人。这就是为什么在回答里根总统7月25日的信时，我决定邀请他立即举行一次会议。我在信中那么写：由于形势要求，我们必须将所有事务搁下两天，毫不延迟地举行会议。

这封信是由爱德华·谢瓦尔德纳译亲手交给总统的。

现在，这个极其重要的会议结束了。我们认为主要是要看结果如何。当然，我们并非空着手来参加会议的。

我们带了什么到雷克雅未克？我们带了一套重要的提议，这套提议如被接受，就真的会在短期内在限制核武器而进行的斗争中的各个方向导致一种突破，并可真正避免核战争的危险，并且会导致有可能开始朝着一个无核世界前进。

我建议总统和我就在雷克雅未克给我们的外长和其他有关部门下一道具有约束性的命令，要他们起草三项在我日后访问美国时可同总统签署的协定。

第一项关于战略武器的协定规定将这些最致命的武器裁减不少于50%，并着眼在本世纪末完全消灭这些武器。

我们所根据的一个前题是，世界正在等待着真正的重要步骤，等待着深刻的裁减而不是仅仅一些表面措施，不是仅仅用来使舆论平静一段时期的措施。现在需要的是为全世界包括为苏联和美国人民的利益采取真正果敢、负责的行动。

自然，受命草拟战略武器协议的苏联和美国代表团应该以积极的真诚的态度均衡裁减其过去的结构。

存在争议的仍然是起草第二阶段限武协议时所已承认的三元体系。但当我们开始同里根总统讨论这个问题时，日内瓦会谈（所有高低层次的会谈）中所遇到的各种问题又重新出现了。简言之，许多计算数字，以及企图混淆问题实质的各种事情。

于是我们提出以下具体办法：三类进攻性战略武器——陆基战略导弹、潜艇发射的战略导弹和战略轰炸机——各裁减一半。

美国代表团同意了这一点。因此我们在一个大问题上达成了协议。

大家一定还记得，当我们在日内瓦提议作百分之50的裁减时，我们把中程导弹也算作战略武器，因为我国领土是在这种导弹的射程之内。现在我们已经放弃了这一要求，以及前沿基地系统的问题。

由于上述重大让步，雷克雅未克会谈在战略武器的削减问题上达成了协议。

我们的下一项提议涉及中程导弹。我们提议下令对这一类武器也草拟一项协议，以期放弃以往曾经讨论过的一切方案，而回到早先的美国提案，就是彻底消除美国和苏联部署在欧洲的中程导弹。此外，与日内瓦提案不同的是，我们如今完全不提法国和英国的核潜力。大家都明白，我们作出了很大的让步。事实上英法两国是美国的盟国，它们具有很大的核潜力，而且继续不断地加强和增进这种潜力。它们的一切军事活动都在北约组织范围内进行密切协调。我们知道情况确实如此；然而我们去除了协议道路上的这一障碍。

我要提请阁下注意的是，我们在这里作了重要的让步。

亚洲方面也是令人关切的。我们提出了一个妥协方案：让我们立即坐下来谈判，澄清问题，找出解决办法。我们认识到，关于射程在1000公里以下的导弹的问题必然会发生。所以我们就这方面作了一项提议：冻结此类导弹，并商讨如何处理这类导弹。

这些是我们希望采取的主要措施。我想美国一方没有预料到我们会提出这种建议，但他们参与了讨论，并坦白表示不高兴从欧洲撤出他们的导弹。同时又再度向我们提出他们的中间方案。可是我们坚持欧洲应彻底清除苏联和美国双方的中程导弹。

在上述问题讨论期间，我们提请美国总统注意，从各种迹象看来，他显然是放弃了他自己的一项思想产物：他曾一度坚决主张的“零点方案”，如今由我们接受下来。

双方的讨论，十分尖锐的讨论，持续到今天。我们决定采取又一个建设性的步骤来迎合对方：我们表示，如果美国和苏联在欧洲的导弹全部撤除，我们同意只保留 100枚中程导弹弹头，美国可在其本国领土上保留同等数量的弹头。

我们最终就这类核武器也达成了协议，但一如我们所说的，我们这方面的重大让步是促成的因素。

我曾不止一次地指出，谈判必须要以某种方式向前推进。需要大胆创新的解决办法！如果总是寻找过去的经验，仍然援用极不相同时代的办法，而不顾及目前和未来的情况，那么可能根本就没有未来，不会再有对话。事情必定要以某种方式开始。因此我们作出了上述妥协——我要重复一遍，这对我们来说不是容易的事。简言之，我们在会议上就销毁和削减导弹问题与美国总统达成了协议。

我们愿意在核武器方面进行深度裁减，因此便拟订了一项提案如下：一旦进入销毁核武器的具体阶段，核查问题就必须绝对明确。核查措施必须较已往更加严格。苏联主张实行三重核查，这种核查应保证每一方具有不致陷入圈套的绝对信心。我们重申愿意接受任何方式的核查。由于我们的立场，这方面的问题也去除了。

关于我们对实际销毁核武器的方案还有一个问题，就是双方均获得如下保证：在这段期间，另一方不设法占取军事优势。我认为不论在政治或军事上这都是完全公平正当的要求。

政治方面：如果开始裁减，我们应注意现有一切关于禁止发展新型武器的规定不仅应予保留，还应加强。

军事方面：应该预防以下情况，即双方削减了核潜力而在削减过程进行之中，一方秘密设想并抢先取得军事优势。

这是不能容许的。苏联不许可这样做，我们也有权对美国一方提出同样的要求。

这个问题我们以下列方式提出：当我们真正进入着手大量裁减的阶段，并在十年之后着手消除苏联和美国核潜力，进行必须保证这一期间各项限制军备竞赛的体制，特别是反弹道导弹条约，不发生动摇。这些体制应予以加强。

我们的提议可简述如下：双方对无限期反弹道导弹条约加强承诺，共同保证在未来十年之内不使用退出条约的权利。

这项提议是否正确合理？是合理的。是否认真？是认真的。

这项提议是否符合双方利益？确实符合双方利益。

同时，我们建议十年期间的严格遵守反弹道导弹的一切要求，禁止发展和试验空间武器，只允许实验室内研究和试验。

这是什么意思？

我们认识到美国政府和里根总统致力于战略防御计划。我们同意其继续进行，同意实验室内的试验，这就使里根总统有机会完成研究工作，最终明白战略防御计划究竟为何。尽管许多人已经明白了这一点，包括我们在内。

而就在这一点上，对世界政治，包括终止军备竞赛和禁止核武器等问题所采取的两种态度之间开始了真正的交战。

美国政府和里根总统始终坚持美国有权进行与战略防御计划有关的一切试验和研究，除实验室外还可在别处，包括外层空间进行。

有谁会同意呢？

看来我们即将要作出最重大的历史性决定了，因为至今为止已达成的协议——反弹道导弹协议、第一阶段限武协议、第二阶段限武协议——只是限制武器，如今则要进行大量裁减。但是，我们再次使自己确信，由于美国政府相信自己一方技术上的优越性，想要通过战略防御计划方面的突破取得军事优势，结果使双方已取

得了解，几乎可以完成的协议付诸流水。我们已达到草拟条约，制订实际执行程序阶段的阶段。这些原可在我访问华盛顿期间签定。而美国一方却破坏了这项决定。

我对里根总统说，我们丧失了一个历史性的时机。双方的立场从没有如此接近过。

里根总统向我告别时表示他很失望，说我从一开始就不愿意寻求协议。你为什么如此坚持战略防御计划和试验问题，所有那一系列问题，仅由于一句话？但我想问题不是表面的言词而在于实质。这里刚好是认清美国政府真正意向的症结所在。我认为它的意向，照我现在的了解，就是美国军事工业综合企业的意向。政府受制于军工综合企业，里根总统自己不能作主。我们有了些突破，进行了辩论，我看出里根总统并未获得支持。这就是为什么会谈在即将产生历史性成果的边沿宣告失败的缘故。

以上就是会谈所发生的戏剧性情况；尽管我们这一方作出很大的让步，仍然未能达成协议。

我们同美国的对话是困难的，而且在日内瓦会谈之后仍然如此；我向里根总统提出了我对在我访问美利坚合众国期间所举行的会谈应当如何的意见。这是大家已知道的了。

我所提的并不是一种条件，而是认识我们身负的责任，我本人以及里根总统两方面的责任。未来华盛顿会谈的态度正应如此。我们需要建设性的会谈。这种会谈应真正导致实在的成果，根本的改变和步骤，特别是对一些急迫的问题，如核军备管制，防止军备竞赛和销毁核武器。

我在信件中已表示过，并且在会谈时再度说明：总统先生，你和我不能让我们在华盛顿的会议失败。这就是为什么我请你立即举行会谈的原因。我们要作出建设性的贡献，设法达成协议，以便带着认真的提案和认真的决定来举行华盛顿会议。

我连片刻都难以想象我们在华盛顿举行会议而失败。果真如此，总的说来苏联人民、美国人民以至全世界的人民会怎么想呢？是什么样的政治家在领导这些大国？他们通信、会面，已经举行了三次会议，却无法达成任何协议。我认为这将是一种极其可耻的结果，会造成难以预见的影响。我们决不能容许这种情况发生，因为这不但使我们两国的人民，也会使全世界人民大失所望。

事实上这概括地流明了我们应当如何举行华盛顿会议和应当在会上取得怎样的成果。因此，我们提议在雷克雅未克举行一次工作会议，实事求是地地理出各种问题的头绪，留心听取彼此的意见，并设法寻求接触点以及符合我们两国利益、我们盟国的利益和各国人民利益的共同办法。

令人遗憾的是，美国一方空手来参加这次会议，他们提出的是一套已经使日内瓦会谈陷于僵局的陈旧的提案。大家可以看出，我们的提案是要扭转这种局势，扫清障碍，迈进一个新阶段来实际解决那些悬而未决的问题。

现在我说明了事情的经过。

接着要怎么办？

美国仍旧是一种客观存在的现实，苏联也仍旧是一种客观存在的现实。俄国一名作家的一本小说中的一个角色想要封闭美国——可是没有能够办到。我们没有这种综合症。美国是现实，是活生生的现实。我想苏联也是一种实实在在的现实。但是全世界更是一种现实，今天，任何人如果没有考虑到当今世界的实际情况，就无法取得任何威信，更重要的是无法解决那些悬而未决的问题。

我们认为，这次会议上缺乏新的见解，反而寻求军事优势的幽灵重新又显现了。

今年夏天，我会见了尼克松先生，他对我说：根据我广泛的政治和生活经验，我有理由认为，我们在追求优势的路上走得太远了。现在我们不知如何摆脱累积成山的核武器。这一切使世界局势更为复杂，更为恶化。

但是我认为，在这里协议已是显而易见的。只是没有得到核可。

我们提出了一揽子提案。我相信大家了解我们为什么这样做。但是我们为了这些大量裁减核武器的协定而走过的道路，使我们取得了很多经验和利益。

我认为美国总统和我们应当思考这次会议整个情况最终的演变，再次设法克服造我们之间分歧的因素。

我们已经就许多问题达成了协议。走过了漫长的道路。美国总统可能需要同国会、政界和美国民众商量。让美国衡量这一切。我们将会等待，而不撤回已经公布的提案。事实上我们已就这些提案取得协议。这是第一点。

第二，我认为全世界所有事实求是的力量现在都应当采取行动。我们所有人——不论我们生活在社会主义世界、资本主义世界或是发展中世界——现在都有一个难得的机会。终于能够实际开始着手制止军备竞赛。禁止和销毁核武器，使人类免受核威胁。

在这方面，我们向美国总统提出下列提议：让我们议定在雷克雅未克的会议之后立即展开关于禁止核爆炸的会谈。

在这方面，我们提议在这个过程中的某一阶段，可能时甚至作为高度优先事项审查限额问题、核爆炸威力、每年核爆炸的次数和1974和1976年条约的最后命运，并且朝向拟订一项禁止一切核爆炸的综合性条约迈进。

我要告诉大家，我们也接近找到一个处理这个问题的方法。我们告诉美国一方：我们不要求你们暂停核爆炸。这完全由你们决定。你们向国会和人民报告你们将如何继续核爆炸，或是你们是否也将在即将展开的谈判过程中暂停核爆炸。但是让我们开始进行全面会谈，设法达成关于最终彻底禁止核爆炸的协定。

在这过程中，我们也将审议你们提出的问题：核查、限额、核爆炸次数和1974—1976年条约。我们可以审查所有这些问题。

我们的立场越来越接近。但是当有关反弹道导弹的谈判破裂，一切讨论和寻求解决办法的过程中断之后，我们停止了会谈。

我认为苏联和美国人民应当思考这一切，世界舆论应当考虑有关各国人民所关切的主要问题——战争与和平的问题、核威胁的问题——的世局的发展。

我认为——这决不是夸大其词——我们向美国总统提出的一切是符合美国人民和各国人民的利益的。如果有人不以为然，我们今天都可以说：听听美国人民、苏联人民、各国人民的呼声。

我到这里来开会，大声疾呼这是行动的时候了。事实的确如此。

的确是采取行动的时候了，我们不应错失良机。我们要采取行动。我们不应停止追求和平，反对军备竞赛、禁止核武器、销毁核武器和消除全球的核威胁的进程。我认为在这场斗争中我们不是孤独的。

这是目前，会议刚结束后，我想对你们说的话。我如果有较多的时间仔细考虑刚发生的一切，也许可以多说一点。但是我认为自己对所有问题都说得很明白了。

我没有提到我们还讨论了许多其他问题。我们讨论了人道主义问题，并处理了这方面的一些具体问题。你们可能已经知道，有两组专家进行工作。其中一组苏联一方以苏联元帅，总参谋长阿赫罗麦耶夫为首，美国一方以保罗·尼采为首。他们几乎彻夜工作。

关于人道主义问题的小组，苏联一方以副外交部长别斯麦尔特内赫为首，美国一方以助理国务卿里奇来为首。

在这方面也交换了有意义的意见，在这方面达成的一些谅解本来可以成为最后文件的一个组成部分。但是由于关于主要问题的谈判破裂，整个过程都停顿下来。

大家可以看出，总的来说这是一次重要的、有意义、有希望的会议。但是目前就这样结束。

但是让我们不要陷于绝望。我认为这次会议使我们达到一个十分重要的了解目前情况的阶段。这次会议表明，是可能达成协议的。这一点我很肯定。

谢谢大家。

我这样长篇大论之后你们还是有问题吗？请提出吧，让我们谈到天亮。

问（捷克斯洛伐克电视台）。米哈伊尔·谢尔盖维奇，你说在雷克雅未克错过了一个历史性的机会。你认为还会有新的机会吗？

答。你知道我想对这个问题提出乐观的答复，因为无论在会议前夕还是在会上都做了大量的工作。如果我们再考虑一切因素，如果美国白宫和苏联领导人都持一种负责任的实事求是的态度，那么就不会失去解决这些问题的机会。

问（日本广播协会电视公司）。这是否表示仍同美国，同里根行政当局的对
话将会继续？还是你认为同里根进行富有成效的对话的机会很小？

答。我认为目前更加需要对话，无论这是多么困难。

问（《真理报》）。米哈伊尔·谢尔盖维奇，依你看为什么美国行政当局决
定破坏谈判——为什么它不顾世界舆论，作出这么不负责任的决定？

答。我认为美国还没有拿定主意。我认为它没有这样做。我们感到这透
露了美国总统的立场。

问（澳大利亚无线电广播公司）。你说过里根总统受制于军事工业综合体。
这是否表示未来的两年无法取得任何成果？你认为下一任美国总统有没有希望不受
受制于军事工业综合体？

答。不论目前存在怎样的军事工业综合体，不论它在今日美国持有怎样的地
位，让我们不要将它的能耐估计得过高。最后的决定权还是掌握在各国人民——
包括美国人民——手里。

问（冰岛无线电和电视台）。首脑会议得到消极的结果之后，苏联会不会针
对美国的战略防御计划实施另一种计划，苏联会不会全力展开它的空间军备计划？

答。我想你理解了苏联的实质立场。如果目前我们接近一个开始大量裁减

核武器（包括战略导弹和中程导弹）的阶段（我们已经接近同美国达成在未来的十年这样做的谅解）。我们有权要求得到保证，在这段期间内不会发生任何令人惊讶的、未预见到的情况。这也包括空间等领域的这类情况和空基反弹道导弹系统的部署。

我告诉总统（我或许可以略略透露我们所交换的意见，军事上我们并不在乎战略防御计划。我以为美国也没有人相信真能建立这样一个系统。而且，即使美国最终决定要建立，我们的反应也不会是对称的。我的确对他说过：总统先生，你知道在战略防御计划问题上，我已成了你的盟友。他感到惊讶。我对他说我尖锐批评战略防御计划，你就获得一个有力的论据，说明战略防御计划是必要的。你就说：如果戈尔巴乔夫坚决反对，那一定是件好事。然后你就得到喝彩和拨款。当然也有怀疑派来说：要是戈尔巴乔夫要诡计怎么办——即不搞战略防御计划，又毁了美国。所以，你们自己去琢磨吧。我们反正不怕。

我是满怀信心这么说的，因为在这种事情上装腔作势吓人是不负责的。我们会对战略防御计划作出反应，不过不是对称的。而且我们不必作多大牺牲。

那么危险究竟在哪里呢？首先是政治上的危险。立即会造成一种无法预测的局面，煽起互不信任和怀疑。然后裁减核武器就会搁在一边。总之，我们需要完全不同的形势来讨论裁减核武器问题。第二，最后还是有军事上的一面。战略防御计划可能会引出新型武器。我们是有资格说这个话的。这会使军备竞赛走向一个崭新的阶段，其严重后果是无法估量的。

一方面，我们同意开始裁减当今最危险最可怕的核武器，而另一方面我们赞美研究，甚至要在自然情况下到外空去进行，以便制造最新式武器。这不符合正常的逻辑。

问（《华盛顿邮报》）：在两天会谈后，你刚刚又和里根总统进行了一次会晤。你对总统这位政治人物印象如何？你是否认为他和你一样对世界的命运具有责任感？

答：我的印象是里根先生和我可以继续对话，寻找途径解决重大紧迫问题，包括上面我讲到的问题。

问（丹麦电视台）：会谈结果不佳是否意味着昨天和今天讨论的禁止核试验和其它问题不会取得进展？在会谈中有没有把核禁试问题和其它问题联系起来？

答：这个问题我已经答复过了。我们认为我们同美国人、同总统的接触，更不用说国际关系，并没有因为最近的事态发展而中断。还在继续探求，并将进一步进行下去。我个人认为现在更有必要使冰岛出现的情况成为一种有力的推动，使我们都认识到应当共同争取国际局势正常化，寻求途径摆脱僵局，包括雷克雅未克讨论过的僵局。实际上，还出现了另一种僵局。不过，我是一个乐观的人。

问（德意志民主共和国电视台）：你说会晤没有结果。这是不是说没有用处？雷克雅未克会晤后和平是不是更可靠了，你是怎么看的？

答：我想这个问题你已经彻底思考过了。我们德国朋友的可爱之处是表达精确，包括表达思想。我认为尽管我们结束会谈没有就我们以为已经找到解决的问题达成协议，雷克雅未克发生的一切是令人惋惜和失望的，但是不能说会谈一无成果。

恰恰相反，这是为探求解决办法而进行的复杂艰难对话中的一个新阶段。我们毕竟不是在为困难的问题寻找方便的解决办法。因此，我们最好不要在世界上散布惊恐情绪。但同时我们说全世界应当知道发生了什么事，不应当把自己看作是旁观者。各种力量采取有力行动的时机已经到了。

问（美国电视公司ABC）：总书记先生，我不明白为什么在你有机会和里根总统就裁减核武器达成协议时，苏联方面不同意战略防御计划研究。你本人曾在日内瓦说过，你们愿意为裁减核武器付出很高的代价。而现在，有这样的机会时，你却把它错过了。

答：你的问题带有批评性，因此我作一比较详细的回答。

首先，美国总统是两手空空，来到雷克雅未克的。我要说美国代表团带给我们的是日内瓦会谈的渣滓。只是由于苏联方面意义深远的提议才使我们接近了就极重要的裁减进攻性战略武器和中程导弹达成协议（请注意，这些协议没有正式完成）。在这种情况下，我们理所当然地希望。如果我们要签署大量裁减核武器的协定，我们应设法保证不让任何东西来破坏这一艰难的进程，几十年来我们都是朝这方向前进的。我以为这是任何一位政治家、军事家或一般正常人都十分清楚的。然后，我们提出我们主张强化反弹道导弹条约问题。美国方面不断挖反弹道导弹条约的墙脚。

美方已经要对第二阶段限制战略武器协议提出问题，现在又要在雷克雅未克埋葬反弹道导弹条约，而且还要苏联和戈尔巴乔夫参加。这不行。我相信全世界不会理解我们。

你们在座各位都相信，如果我们无所不为，又开始攻击反弹道导弹条约，这一尽管步履维艰，但却对遏制军备竞赛作出过重大贡献的最后机制，那我们就是一钱不值的政客。但是，在提出大量裁减核武器时，仅仅保留其条款是不够的。我们以为必须强化该条约。我们提出了强化的办法——在两国全面裁减和销毁核潜力的十年中，不使用退出反弹道导弹条约的权利。

同时为了保证苏联不在外空研究方面设法赶上美国，也不追求军事优势，和保证美国也不设法超过苏联。我们说，我们同意在实验室进行研究和试验，但是反对在进行研究和试验之后将以外空为基础的反弹道导弹防御体系的各组成部分放进外空。这就是我们的要求。我们的这个要求也是建设性的，考虑到了美国的立场。如果美国同意，美国就有机会在不断进行实验室研究的基础上解决美国的问题，而不试图发展外空反弹道导弹防御体系。我认为正如孩子们常常说的，这里有着铁一般的逻辑，我们有时也应向孩子们学习。

现在也给女士们一个机会吧。

问(《卫报》): 在雷克雅未克之后, 苏联是否打算对西欧提出什么倡议?

答: 我想西欧也听到了我说的话, 如果西欧考虑一下并仔细研究我们的提议, 一定会发现这些提议符合他们的利益。我们懂得不能对西欧的利益漠不关心, 新思想的萌芽正在西欧生根, 西欧对保存和加固我们欧洲家园的责任日益加重。

问(《新闻周刊》): 你有什么访问华盛顿的计划? 你说过在访问前应当达成一、两项协议。你来访问华盛顿前能达成这种协议吗?

答: 我想尽管出现了今天这样戏剧性的事件, 我们离华盛顿不是更远而是更近了。如果总统和美国政府听从我的建议, 继续研究我们在这里雷克雅未克讨论过的每一事项, 并同他们认为应当征求其意见的各界人士商量, 我认为不会一切付诸流水。还有机会依仗我们在雷克雅未克之所得, 达成协议, 使华盛顿的会晤成为现实可能, 会晤可以产生成果的。

问(美国电视公司专线新闻网): 戈尔巴乔夫先生, 你在讲话中说, 里根总统应当再考虑一下形势并征求国会和美国人民的意见。你认为美国舆论会支持苏联的办法吗?

答: 我们等着瞧。

问(《红色权利报》): 我向你这位政治家和律师提一个问题。你认为在核和导弹时代, 人权的重点是什么, 在决定战争与和平的问题时, 人的因素可以起什么作用?

答: 你是一位哲学家。我本人曾学过哲学, 现在又返回去学。我认为在讨论人权时, 我们应当记住保卫和平使人类避免核威胁是当前的主要重点。有和平就有生命, 我们就可以用这样那样的方法解决问题。世界上受过教育的人越来越多。我想各国人民能一一解决一切问题。因此在讨论人权时我首先强调人的生命权利这是第一点。

第二点是人的因素。我认为在核时代(我以为这是新思想的体现), 核战争

的威胁使人的因素在争取和平以及防止战争中所起的作用增加了新的层面。因为，今天不论战争在哪里爆发都会影响到每一个人。只有不怀好意的人才认为莫斯科在操纵一切反战运动和为和平奋斗的人。今天妇女、儿童和男子，不分年龄，都站出来，手拉着手要求制止危险的趋势，因为在这趋势的影响下，世界正接近核战争的威胁。我想在这种情况下，人的因素的作用正大大增加。

问（《消息报》）：白宫不断大谈特谈苏联洲际弹道导弹是对美国的主要威胁。但是我们在雷克雅未克提议分十年消除对美国的这一主要威胁。你认为是什么原因对方还不打算去除这一主要威胁，使其国家避免这一主要威胁？

答：这个问题问得很对。多年来美国利用这一点说苏联不认真打算裁军和停止军备竞赛，说苏联不顾美国的忧虑等等。

可是你看，我们建议大量裁减，而且把问题说得很明确。我们和美国人都承认战略武器有三个成份。我们建议前五年内将战略部队的三个成份各减50%。这是一个重大步骤。

我们同时也告诉美国人我们也很担心，因为美国大部分战略部队都部署在潜艇上。总共有近700个导弹，近6000个多弹头分导返航运载工具。大家知道潜艇在苏联四周的海洋旅戈。它们会从什么地方发动攻击呢？这不比重型陆基导弹危险性小。

总之，他们不打算解决问题时就寻找问题，制造人为的障碍。但是我们这方面已没有这些障碍了。这一点很重要。我们放弃对美国有重要战略意义的中程导弹的保留是一个重大的步骤。在对待战略导弹方面，我们还不计算前基系统。这一切都表明了我们的诚意。但是美国人没有相应地各让一步。

美国人认为他们可以通过外空取得对我们的军事优势，并实现他们的一位总统的想法：谁控制了外空，谁就控制了地球。这表明我们要对付的是帝国主义的野心。

但是，今天的世界不同了。它不愿意也不会成为美利坚合众国或苏联取乐的猎场。每一个国家都有权利作出选择，选择自己的意识形态和价值观念。不承认这一点就不会有国际关系，而只能是一片混乱，弱肉强食。这是我们决不会同意的。

美国一定很怀念过去，当时我们大家刚刚经历过战争，经济很弱，而它却很强大，军事上优于我们。

美国国内一定有怀旧的情绪。但是，我们希望我们的美国伙伴正视今天的现实。他们也应当希望正视现实。否则，如果美国人不考虑今天的情况，不从今天的实际出发进行思考，我们在寻求正确解决办法时就不会有进展。

问（保加利亚电视台）：我的认识是日内瓦谈判不会停顿下来，苏联领导将指示苏联代表团找出办法来解决迄今未能解决的问题。

答：对的。

问：你认为在雷克雅未克会谈后，美国代表团也会得到同样的指示吗？

答：我希望是这样。

问（捷克新闻社）：你认为雷克雅未克会谈的结果对全欧进程会有怎样的影响？

答：依我看，在这重要时刻，欧洲各国人民将估计形势。时代要求有行动，而不只是花言巧语，然后不了了之。世界已经厌倦，讨厌空洞的讲话，要求在裁军和消除核武器方面真有进展。我相信这一趋势将日益明显。我特别寄希望于欧洲各国政治家和人民的智慧和责任感。

问（美国电视公司“全国广播公司”）：据我理解，你是直接号召世界社会的其他成员起来游说，以便影响美国，使之改变主意。

答：我们知道游说之风在贵国是多么盛行，也知道美国国内的政治进程是怎么回事。或许这正是总统在会谈中难以作出决定的原因。

但是，在当前的事情涉及巩固和平以及为此采取实际步骤时，在需要不仅是美国和苏联而且是全体作出一致努力时，我想就不应说是游说，而应说是责任感，是各国人民珍惜现有的和平以及保卫和平的必要性的常识。

因此，指责争取和平的各国人民和各种运动是苏联的说客是一种侮辱。问题是人民坚持其政治和公民立场。

问（冰岛报纸《晨报》）：我在冰岛出版一份报纸。你决定到雷克雅未克来是否很困难？因为冰岛是北大西洋公约的成员。同时，大家知道我国政府建议宣布北部为无核区。我希望了解你对这问题的态度。

答：我想以这个题目来结束记者招待会，并高兴地利用冰岛报界代表提出的问题。我要指出是苏联建议可以将冰岛作为会谈的一个地点。因此，这方面我们毫无困难。

我要感谢冰岛政府和人民动用一切力量—人力，组织力和物力—来解决安排会晤中的种种问题。

我们对此很感激，我们在这里感到很自在。我从蕾萨·玛希莫夫娜处得到许多有趣的消息，她在冰岛进行了许多会见，都很有意思。我们对友好气氛和对我国的巨大兴趣感到高兴。我们对冰岛和冰岛政府所作的一切表示感谢。我们祝贵国人民繁荣昌盛。

关于你的问题的后半，有关贵国政府宣布北部为无核区的打算，我们欢迎。

亲爱的朋友们，谢谢你们听我讲话。我想我们的时间没有白费。祝你们万事如意。再见。